

建炎復辟記

一冊





建炎復辟記

附南渡大畧

此為張青芝先生子允之手鈔  
已未  
張喜園黃允應誌記







建炎復辟記

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 隆祐太后丹御至杭州



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官駐軍於奉國寺三年二月初四日虜騎寇維揚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事俄召淵還遣御營前統制張俊將兵守吳江三月三日庚辰以淵為同簽書樞密院事五月癸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傳檄諸淵曰統制官苗傅謹信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寺弄權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數萬之金帛悉皆捐棄江



稷存亡係于金人之手今則大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悛彼民庶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闔寺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并內侍官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其無疑惑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存傳等赴未晚昭爾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于是以兵士守王淵之門淵兵隨之淵見士卒皆弋胄不怪問曰何甲也語未終飛兵斷其首乃分兵蒐捕中官皆殺之傳正彥勒兵向闕梟淵首于闕下是日宣麻除劉光

世為檢校太尉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之門外軍聲益囂中軍統制吳湛披甲持刃排門入引傳所遣一使臣一候人入內傳傳等語奏上曰苗傳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穀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自撫慰之無以止矣諸公願從我眾曰然遂從穀允之叩內東門請見俄召二公入少頃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故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焉傳正彥立門下皆被堅執銳控弦露刃填溢街衢見樓上黃蓋猶呼萬歲聲喏上凭欄呼傳正彥問曰何故如此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不賞內侍所主乃得如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



猶未遠竄王淵遇金人不戰首先過江止因交結康履却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作遥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曾澤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澤待重與降責卿等可與軍士歸寨傳曰若不斬康履曾澤歸寨未得今日事盡是臣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如何依舊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即令便與流配沙門島知卿等忠義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統制一行軍兵並特除放各令歸寨解甲傳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上顧百官當如何朝散郎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

奏曰願陛下送康履等出付苗傅中官之害至此為極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上曰朕左右誰使希孟對曰擇十五以下者使供洒掃之役十五以上盡可除去軍器監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曉但須朝廷自行遣豈可因將動兵伺闕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傳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逃匿不出再命衛士搜索之得於禁中清漏閣衆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以付傳樓下腰斬之嚙其肉上命傳等歸寨傳正彥請宰相執政官外門議事於是尚書右僕射朱勝非門下侍郎顏政尚書左丞張浚簽書樞密路允迪皆出見傳等傳等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勝非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



詔恭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傳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傳之屬官張達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諫議大夫鄭穀叱達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國難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傳等不拜上問何故衆莫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上又顧問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章誼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希孟又奏曰乞問左右監軍上顧管軍曰三軍之言何如何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對曰臣所統只是衛士別

無言語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問執政曰此何人執政未及對希孟自奏曰朝散郎時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對曰見任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上徐謂宰相執政曰朕當退避但須索稟於太后乃命吳湛謂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顧政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屏幃簾幙上坐行椅無席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上終不允曰不當坐此矣頃之太后乘筍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傳等語奏于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門外與苗傳等高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百官從之傳正彥拜于轎前軍士皆聲喏傳等奏曰告太后為天下生靈作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



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與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皇帝聖孝別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輩誤他今已竄逐了當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且權與皇帝同聽政事傳等又奏曰須是立太子請太后同聽政太后曰豈可如此年老多病如何自荷大事若只與皇帝同聽政則可若欲立幼主則決不可正彥又奏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乞太后早賜施行許可太后曰今夷狄內侵皇帝聰明仁聖尚自難以抵當若使幼主為君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皇子方三歲太后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兒子如何當得天下倘知統制等忠義但此事決

難從傳正彥號哭而拜曰願太后赦取天下生靈臣等正為宗廟社稷太后曰統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輕舉傳正彥怒呼其衆曰太后不肯從所請吾解衣就戮矣遂作解衣袒裼之狀太后復呼之曰不須如此統制輩各是名家子孫累世忠義豈不通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為皇太子幼國家艱難時節如何主張得社稷傳等奏曰自有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終是不穩便待更與皇帝商量傳等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別生變又顧朱勝非曰相公如何無言今日之事正要大臣與決勝非曰皇帝既降詔請太后權同聽事此事須由太后勝非等豈敢果決願政適自上前來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與依苗傅等所請乞



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允但累言只可權同聽政不可立皇子傳等語言益迫大臣奏請太后且入更與皇帝商議於是太后復肩輿登門與上議太后終執前說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許命宰相約束四事示傳等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物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分處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縱火殺人如從此約束即歸詔避位傳等皆曰喏遂下詔曰朕即位以來強狄侵凌遠至誰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庶得消弭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宣詔畢傳

正彥揮軍退上太后降樓歸內上自辰至申猶未進膳初大議之未決諫議大夫鄭穀謂康允之曰恐軍士乘勢攘殺居人公為守臣安得坐視胡不自出撫慰百姓允之出謂傳等語曰公等今日決大事不可令軍士因肆劫掠傳曰已戒之矣允之曰審如是請借公之馬出撫定傳乃以一甲馬十甲士授允之允之周行井衢問勞撫慰抗人賴是以安是日傳所殺內侍百餘人軍士因掠其妻孥子女攘奪金帛寶珍不可勝數害及比鄰於是傳自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為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自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統制傳正彥皆移軍於祥寺以甲士守城門禁命官及婦女出城者得其手判狀乃聽出而守闕甲士因物



色邀阻檢校篋笥攘取之無鬚者乃被執久之方得下肆人情益不安六日甲申詔曰朕以幼冲之質承傳序之休比者大國侵凌奄至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其罅隙與兵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惜生靈發于至誠匪由動情退避大位傳于眇躬隆祐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沛洪恩以宥多辟太上皇帝議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州顯寧寺為睿聖宮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於戲寅畏帝命既膺內禪之文獨固邦國方篤無疆之祐尚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各暨乃心同底于治又詔曰王淵身為統制車駕駐蹕

蹕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內侍康履等並以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省諭九日丁亥以苗傅屬官張達及統領赤心隊歸朝官馬柔吉王世修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為觀文殿修撰達等皆傳正彥謀主也配內侍官藍瑤高邈張吉為張旦曾澤陳永錫于嶺外珪賀州邈象州吉為廉州澤明州永錫賓州俄追澤斬之十日戊子詔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太上慮深保國意在愛民謂大邦之興師指前事以興釁與其連兵不已致流毒于無辜曷若去位弗居庶釋言於強敵睿言既定剛斷莫回遂以冲人嗣守神兵推東朝有托實係保祐之慈而萬幾至繁必資參決之助隆祐太后仁



施四海德盛三朝恭請權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義  
式符大德之明合天人並受之公更保無疆之曆以建  
炎三年三月十日改年號為明更元年十一月庚寅上  
遷于睿聖宮百官朝謁于宮庭召呂頤浩赴行在以禮  
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軍事張浚為禮部尚書命軍武軍  
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  
兵屬浚取便道之鳳翔任詔曰功多者賞既衛社稷以  
勤王家輔周者強宜登壇而建上將朕欽承慈訓躬受  
寶圖投艱于身凜若淵冰之未濟注意于將庶幾柱石  
之扶危爰輯羣功宜賜大號具官苗傅安材英特器宇  
雄深洞將略之五權心達玉璜之秘習兵家之三陣世  
推虎落之勲比摠制於天營克訓齊於貔貅軍師整肅

號令靜嚴豈惟高護佑之功固以茂綏懷之略屬邊隅  
之未靜愧國步之多艱奮不顧身義形于色憤嫉姦慝  
大刑既正於國家扶獎阡危嘉績遂書于廟社顧疇庸  
之未稱豈詔爵之敢忘推轂受命任摠十連之長分茅  
胙社榮開四履之封并實戶田厚加轅賦於戲有嚴翼  
以共武服予亦並賞于多勲無寵利以居成功爾則永膺  
于弗祿往祗明刑益戒壯猷可特授武常軍節度使依  
前御營使司都統制進封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實封二百戶又詔曰威武文德之輔助人主所以選任  
于英豪志義天下之節槩君子所以扶持于社稷乃建  
利門之將久欽武服之共比建奇謀克宣忠力方序功  
而詔爵宜發號以揚庭具官劉正彥氣正以剛智周以



敏襲弓冶箕裘之緒豈止讀其父書保山河帶礪之銘  
固已載之盟府蚤以武賢之世胄永懷定邊之壯圖折  
衝獨運于竒兵緩帶惟稱於儒將屬邊隅之震撼慨國  
步之阡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邦  
祚安安惟才大而志益謙顧功高而賞弗稱麾旌導節  
授北國之成師興地按圖昨東方之樂土贊書作食幹  
食衍封以彰狗國之勤以迪懋官之勸於戲敏我公而  
錫祉既嗣續于前人守爾典以承休宜對揚于朕命益  
兼忠蓋用濟艱難可特授武成軍節度使依前御營副  
統制進封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又  
以檢校太保劉光世為太尉依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  
部指揮使充淮南制置使以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

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為慶遠軍節  
度使依前捧日文武四廂都指揮使荆湖北路制置使  
以承宣使郭仲荀為昭化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  
使京城留守以楊維忠為檢校少保依前就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又以王  
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中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國  
信使武功大夫文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  
團練使鄭大軍為國信副使奉禮物使虜先以進士黃  
大年為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祕閣賜蒙金魚袋進武  
校尉吳時敏為秉義郎閣門祗候借武義大夫閣門宣  
贊舍人為先期告請使十四日除諫議大夫鄭毅為御  
史中丞十六日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于東朝睿



聖仁孝皇帝以保國愛民之故責躬消變禪位于元子屬以幼冲未堪多難請吾同聽大政吾以保佑聖躬義不獲已蓋順權宜今大臣乃以吾逮事太寧陵於屬為尊稽攷舊章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以稱皇帝尊崇之意蓋名有狗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敵憑陵生靈塗炭兵革未變國削滋甚將遣請使請和大國庶幾扶顛持危保安宗社全活元元顧茲不德方痛自貶抑損之又損尚推無以合天心愜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御史中丞鄭毅有言臣訪聞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於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更迭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臣僚共同茲道國家興衰未可知也且康履

王淵互相交結公行請托衆所共忿苗傅等因人之心仗義誅之人不以非者以義勝不義以公滅私也今茲復行托於廟堂之上義者不為私莫甚焉黃潛善汪伯彥之居政府以不能乃心體國好行私惠以保身固寵故請託得行而紀綱廢卒至國弱君危雖身竄荒遠天下猶有餘忿今可復蹈前轍乎且淵與履之交結汪與黃之自謀皆自謂舉天下之人不能動搖永保富貴終其身以及子孫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身且不保况子子孫孫乎今上皇帝陛下以幼冲處宮中太后垂簾聽政不出房闥天下之事全賴將相大臣共繇之道以扶持之今任廟堂之寄者不能絕請托之私司將相之權者不能避干與之嫌命令之下何以服



人心而應天下是啓奸雄之心而召盜賊之至也今庶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必自謂兵之強足以制奸雄而殲寇盜是未之思爾嬴秦之兵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王莽之兵非不強也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所可恃者祖宗之德澤淪浹人心者垂二百年天下得安其生含哺鼓腹長子孫者數世今雖盜賊間作非潰兵即叛卒未有一民奮臂其間以戴有宋之德不可變故也惟順人心共尊王室方可長久伏望嚴賜戒勅訓諭庶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維持紀綱絕請託之私將帥之臣共奮忠義訓練士卒以保社稷無以私請干輿朝政庶幾與國同休共享天下安榮之福也苗傳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入衛睿聖宮

尚書左丞張徵以為不可固止之傳正彥遂退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言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時節令失信西則侵凌夏國北與符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以快天下之心摠神人忿怒之氣然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諸書以謂即位以來強狄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于至誠不吝尊位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享于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休但有愚見不敢



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羣盜有鋒起之勢  
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  
佚伏望太后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  
大位親摠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  
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陵以圖恢復如此則宗  
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  
天下禍亂不可勝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尚書之命  
浚亦不肯分兵與浚御史中丞鄭穀上言乞留頤浩知  
江陵言不當分張浚兵遂止又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  
進士謝嚮持往平江見浚世忠後等浚諸大將令嚮說  
諭諸人為勤王之舉使張大聲勢持重浚進勿使驚撼  
城中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等從嚮之策遂議舉兵討

逆苗檄諸州曰共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  
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承人心未厭昨因  
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載侵凌逆臣苗傅躬  
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  
廢立之謀劉正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  
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間亂登門再  
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  
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  
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  
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闔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  
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  
劉光世引步從之衆張浚治平江之兵韓世忠張浚王



彥輔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祀  
托據要衝趙哲調集民兵劉海李逮餽餉芻糧楊可輔  
參議軍事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  
師次秀州四方嚮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登大位以順  
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育之恩  
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  
文字並是苗傅等偽命及專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  
戾天下共誅之詔責浚為柳州團練使安置郴州御史  
中丞鄭穀上言浚不當降責遂止二十四日壬寅韓世  
忠兵次秀州傅發兵拒之世忠之妻在杭州世忠使人  
召之傅不與太后召世忠妻入禁中錫予甚豐封安國  
夫人撫諭而遣之張浚言伏覲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

筆退避大位伏讀再四不覺流涕切以國家患難至此  
皆臣等文武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  
侵削民人困苦上負睿聖皇帝之恩下失天下黔黎之  
望今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為得  
策然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當今外難未寧內  
寇初起正人主憂勤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  
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位責任臣寮萬一強  
敵侵陵不肯悔過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隨  
亡矣願於宸衷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聖屬  
望之勤不憚勤勞親摠機要擁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  
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  
中抗靜江左如此則於天下國家大計似為得之二十



五日癸卯百官赴睿聖宮奏請時大雨百官冒雨入  
皆權呼以為復辟矣既至宮乃議奏請止為皇太弟天  
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嗣君為皇太姪監國人情疑惑不  
安二十六日甲辰御史中丞鄭毅上疏曰臣昨日同百  
官處庭下蒙太后陛下宣示詔書降睿聖為皇太弟降  
上為皇太姪臣恍然如醉夢不知所為隨班進退却請  
睿聖探問詔書迺聞閣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等之  
語稱得太后詔睿聖皇帝天下兵馬大元帥多不進兵  
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為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父  
臣子遂併降今上皇帝為皇太姪臣方駭汗惴恐既復  
嗟嘆惜乎此二事而陛下輕易之也睿聖皇帝承正統  
嗣天位已二年矣發號施令天下順之郊祀天地百神

享之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太后陛下垂簾回  
聽政雖出倉卒于理猶順今以太上皇之尊遽降為大  
元帥則當去御袍而服紫綬撤御幄而設緋幕內外百  
官曰將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與之皆比肩事  
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併降今  
上為皇太姪是二十日內降二天子矣自古來之有也  
其所繇來閣門傳一將臣之語不謀之于睿聖皇帝不  
議之於同朝之臣不考其實遂信而行之雖易僕妾不  
如是之易也陛下以母后之尊任有宋宗廟社稷之寄  
託一將之言使趙氏子孫無居帝位者陛下處之安乎  
或曰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事以安國家定社稷也  
臣竊以為不然昔睿宗延和元年星官言帝座前星有



變睿宗曰傳位避灾吾意決矣乃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虞舜遜位于禹矣猶命禹徂征有苗更以巡狩陟方之事觀之則禹更禪舜猶親大政也今若睿聖皇帝任軍旅之事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亦命禹徂征有苗為法請睿聖皇帝聽國之大事以治軍旅以行征伐天下孰以為非伏望太后陛下斷自宸衷收還昨日詔書命將相百官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擬之古為有法施之今為得宜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合聽政以安人心若使詔書已頒行天下聞之為無君矣貢賦不入唱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至智不能為謀惟陛下速賜施行以故前詔不下張浚為同知樞密院事二十

八日丙午以鄭穀上章祈請遂召百官入太后使閣門宣諭曰睿聖皇帝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康王加上尊號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嗣君不為皇太姪監國依舊皇帝詔曰朕以幼冲仰膺付托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內外侍從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摠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繼承比以強敵侵凌生靈荼毒深自抑損發於惻誠絕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聖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依舊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之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天下兵馬重事以御史中丞鄭穀翰林學士李昉為同簽樞密院事是日晚苗傳劉正彥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



請入見睿聖皇帝奏事勝非難之曰俟先奏知傳等固請勝非不得已為奏太后及上許之傳正彥扣睿聖宮請見時已昏矣上即令閣門引入見之傳正彥拜於殿下上命登殿傳正彥不敢上命衛士掖之以上傳正彥奏請上親筆劄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劄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寶今朕退處外師不與國事何用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與外事傳等遂謝上曰統制有事但來商量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勿猜疑忌傳等拜謝而出見朱勝非謝焉二十九日丁未呂頤浩劉光世張浚之兵會於秀州先是傳等懼外師之至日思所以脩禦之策檄杭州集保伍選器械扃城門塞河道者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為行樞密鄭

穀每見傳等必以危言利害禍福諭之又率允之同陰使人之平江見頤浩等復以蠟書遺允之曰內舉大兵結連保護允之復遣健步持書報城下曲折中路為傳弟苗翊所發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同簽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朝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將軍總制張俊中大夫秘閣修撰知平江府事兼兩浙兵馬十轄湯東野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之事趙哲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軍事兼兩浙西路



兵馬都監周祀等言臣等公契勛統制王淵不能脩禦  
虜人至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躡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  
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  
建炎皇帝以遜位一事臣等切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  
恭儉憂勤過失不聞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  
之時深恐太母垂簾聽政嗣君尚幼未能戡定禍亂臣  
等之疏請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即尊位  
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帝  
復位或與太后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四  
月一日戊申尚書左僕射朱勝非門下侍郎顏政中書  
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張徵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同  
簽書樞密院事李邴鄭穀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

苗傅劉正彥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始以講和夫金之  
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太后垂簾同聽  
政事今國家多故干戈未息使臣雖遭難稽復命之期  
天步多難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摠攬萬  
幾苗傅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  
子請同聽政以國家多難義不得解朝夕不遑亟欲還  
政今覽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施行於是  
鄭穀率勝非等急奉奏於上曰屈已睦鄰事亦繇於獨  
斷因時復位理難抑于羣情昨者鄰敵侵陵聖躬謙損  
授位元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庶政誠意懇切詔  
旨叮嚀庶交 之權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尚撼  
宗廟未安遣使難議于還朝防秋當思於預備若未復



九重之正恐擁萬幾之繁恭承太母之訓言兼列羣臣之奏請事有必至義不可辭伏望皇帝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心以社稷安危為重亟整六龍之馭率和萬國之心俾中外之協寧庶艱虞之攸濟上詔曰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后同聽政事庶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併得卿等所奏當還尊位摠攬萬幾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以具奏太后卿等宜體朕意是日百官赴睿聖宮恭請太后內出劄子上曰今日朔旦宜入見禁中上奏太后又詔曰皇帝以國步多艱避位與子乃以菲德同聽大政吾以嗣君幼冲強敵未盟事尤急于防秋理難安於重幕兼臣僚懇請內外如一適契吾心不可重違皇帝宜御眇

躬以安中外鄭毅謂勝非曰此事既已如此不可少緩遂上表曰伏以貴躬與子仰聖德之難名戴仁祈天顧羣情之莫遏未頒俞旨再整慨誠切以有德者興實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軫淵衷之深念思柔強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己哀憐赤子如堯舜之性仁然事頒緩急之殊則理係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為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太母憂勤而垂訓暨羣臣悃切以陳辭宜速正宇之朝大慰羣生之望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徇輿情用傳清蹕之音遂及紫闈之御向東而揖者再雖循即事之儀萬歲之呼者三速契投機之命上詔曰朕奉太母慈訓及官僚奏請即還尊位親摠萬幾深



惟避位本意專在和戎覲以迎還二聖安輯生靈念慈  
旨叮嚀與臣僚繼請謂社稷之計至重防秋之期已迫  
祈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母念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  
聽政事則朕猶可勉徇臣庶之請共圖國事不然斷不  
敢以獨當太后又詔曰吾以皇帝內禪之始元子幼冲  
勉徇勤請權同聽斷今者深惟邊陲未寧防秋為急萬  
幾不可以曠今內外臣寮奏陳請皇帝復辟吾若釋重  
負深愜素志皇帝乃必欲吾同覽政事然後復位顧吾  
衰老豈復堪任皇帝誠懇堅確不回今勉從皇帝之請  
國步稍寧當退處東宮以還初意百官立請上方出御  
殿猶不許入內宰相執政因請上馬百官扈 以入上  
及太后坐前殿垂簾百官起居退詔曰朕顧德弗類遭

時多艱

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  
以講和好息之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還歸庶保丕  
圖可致四方之綏靖今則奉太后之慈訓念嗣君之幼  
冲致兵民推戴之十論內外祈請之切謂防秋在邇當  
愛日以有為謂遣使出疆恐尋盟之未遂露章疊至復  
辟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臣之請不可却避亂  
靡遂任重難堪仰太后之慈仁許同聽斷肆眇躬之寡  
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  
丕纂之託振徽聲于長樂以致四海之權正冢嗣于青  
宮以係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  
實荷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曆之期更資中外之



交修庶格神天之叶祐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  
今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為皇太子今有司擇日備  
禮冊命施行以王世修為工部侍郎初傳正彥之反也  
世修實為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  
有是命二日己酉以傳為淮西路制置使劉正彥副之  
三日庚戌以張浚為知樞密院事以傳正彥為檢校少  
保傳請屬官張達為添差淮南路轉運判官從之傳之  
裨將苗翊與韓世忠之兵戰臨平之南翊敗傳正彥遣  
兵救之朝廷命諸將皆集兵於皇城門外城中大震鄭  
穀謂宰相曰今日之事雖急然外兵以義至叛將之氣  
已懾不足慮也聞集兵於皇城門外舉城大恐以謂朝  
廷助二賊捍主矣不如遣人緩頰喻傳正彥使速將兵

之新任不然兩兵相擊事有不可言者從之是日傳正  
彥引兵開錢塘涌金門而出時大雨賊兵倉皇夜遁皆  
狼狽失所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  
趙哲將兵入城頤浩等入見上皆號哭上慰勞之皇太  
后詔曰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遂用本朝故事同不  
皇帝復位即欲撤簾皇帝勤請者再義不得已龜勉數  
日今中外寧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幾吾當退處  
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日四日撤簾上奏皇太后曰臣  
伏觀皇太后手詔欲以今日四日撤簾國家非常之變  
仰賴太母之慈仁恭儉始終保佑遂復大位今亟欲還  
政雖謙冲退托聖德難名在臣皇皇之心實不遑安欲  
望依舊垂簾同聽政事庶得協和內外保安宗社皇太



后詔曰吾惟自昔人君冲幼義資保護則有同聽政故事前日持倉卒之災勉狗權宜皇帝復位數日內外寧一機務既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吾豈宜久同大政今下詔今日四日撤簾宜遠遵用施行上奏皇太后曰再奉聖旨以今日四日撤簾臣內惟菲德遭罹變故自非太后保佑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為稱復位之始尤賴母慈救寧中外而聖德謙冲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機務上浼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詔復建炎年號宰相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即死所以隱忍偷活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委曲陛下容知方羣兇肆虐脅制上下肘腋之變近在呼吸上賴宗廟社稷靈長之休陛下仁明

恭儉聖德在人臣庶內外一心愛戴不踰三旬亟正大位自古及今反正未有如此之速者詔令既出內外懽擇臣等退就鼎鑊死無所恨其間朝廷命令悉上皇太后嗣君分處今既親攬萬幾自今取自聖裁所以三日以後政事差除等欲乞有司條具將兵取旨詔從之傳犯富陽縣詔遣喬仲福將追之五日壬子樞密院事張浚等奏契勘皇帝復即位臣等于四月三日進至臨平鎮西約七八里以來逆臣苗傅劉正彥差官引兵前來拒敵有前軍統制承宣使韓世忠率兵交戰王師大捷其苗傅劉正彥潛引所散人馬繇嚴州路逃遁臣等除已遣兵追襲外契勘上件事止係苗傅等數人為首其餘脅從人自合一切不問臣等除已行下嚴秀湖宣衢



州平江江寧府廣德軍等處分明出榜曉示以生擒苗  
傅劉正彥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正任觀察使生擒  
到王鈞南馬柔吉張達苗翊瑀與轉七官或能斬首並  
同上件功賞餘人所在出給公據趕行在依舊收管望  
更賜睿旨專遣使命多降黃榜施行詔從之傳犯新城  
縣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  
州張徵為資政殿學士知江州門下侍郎顏政中書侍  
郎王孝迪皆為提舉宮觀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右僕射同簽書樞密院事李  
昉為尚書右丞傳犯桐廬縣七日甲寅詔曰近苗傅劉  
正彥謀為不軌王鈞南馬柔吉王世修張達苗翊瑀同  
猜共謀自合收捕外其餘將佐使臣効用軍兵等本不

知謀各係無罪之人許其出首擅行殺戮並依殺平人  
法已降勅條告諭所在出給公據趕行在依舊收管切  
慮尚懷畏避潛藏不敢出首可多出文榜曉示限一月  
出首依已降勅條施行應干失職官吏已令三省日下  
點謫了當自後並不得諸處更有預列以檢校太保劉  
光世為太尉依前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  
副使以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廊延路馬步軍  
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御前  
左軍都統制以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  
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浚為鎮西節度使御前右  
軍統制詔朝請即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  
語言狂悖逆狀顯著可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編管杭州



兵馬鈐轄張永載明附光邪迹狀昭著可除名勒停送  
瓊州編管管軍王元左言身為三輔主親軍當日擾攘  
畧無彈壓顯屬畏懦不職王元貴授海州團練使英州  
安置左言責授秀州團練使賀州安置樞密都承旨馬  
擴陰懷觀望可追三官勒停永州居住嚮左部侍郎王  
世修斬中軍統制官吳湛于市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穀  
言臣自陛下退居別宮日夕憂憤計無所出謂必集外  
兵方可圖復辟兼不當居職欲得去即北走平江金  
陵見浚呂頤浩議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詔不允莫遂  
所請十四日忽蒙聖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職在彈壓官  
邪逆臣苗傅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十六日遂具章乞  
喻傳等使宜軍法只得行於所轄兵卒其餘當聞之朝

廷以正典刑又聞傳日至都堂與朝廷事臣慮威福之  
柄下移不敢愛死抗章極言謂朝廷近日差除皆苗傅  
劉正彥之意而二人迭入都堂殆無虛日直言所以敢  
爾者必恃兵之強也王莽之兵非不强昆陽一敗莽卒  
授首乞告示苗傅等太后不欲降出臣章疏慮傳等致  
害於臣乃再上殿悃請乞降付三省以告示傳等使知  
畏縮則足以正朝廷之紀綱使其肆橫害及臣身亦犯  
職業臣不當避遂降出臣章疏傳等果出怨言直疑某  
為王莽雖恨疾亦少戢兼聞以樞密院事召呂頤浩以  
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浚兵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  
受尚書之命復不肯分所部兵遂責以散官歸彬州擢  
浚以節度知鳳翔皆出傳等奸謀假朝廷之命使外無



強兵謀 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以一章乞留呂頤浩  
知金陵一章言俊不當責降一章言不當分張俊兵而  
求有膽氣謹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謝嚮令為客旅  
徒步之平江見張浚等其言城中之事令嚴設備大張  
聲勢將重俊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  
為上策又作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携去報呈諸人以為  
信詩云以取杜甫詩言蜀天子化作杜鵑故以喻天子  
以百鳥喻百官言內外百官當同心共謀扶天子及帝  
位以歸宮也嚮至平江以詩遍呈浚頤浩光世俊莫不  
嗟歎至二十六日忽聞宣詔降陛下為元帥皇帝為監  
國太后獨垂簾聽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宰執侍從上  
殿奏事謂太后聽政所以保宗庶社稷今乃使趙氏子

孫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間降二皇帝使天下無君詔  
書一出則天下貢賦不入當有仗義而起兵者蒙太后  
開納宣諭褒稱令臣赴都堂商議遂得不降詔書於四  
方漸謀復辟擢臣備員樞府三日而陛下復寶位此臣  
于陛下處別宮之後所言所行事也上以親筆答曰頃  
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俯首  
唯其所為卿適在中司義形于色不為妻子之計屢陳  
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皆  
繇守節之臣迨茲還政之初特有樞庭之授景想節義  
殊深嘉歎故茲親筆詔諭想宜知悉有司此章可詔行  
天下除鄭穀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乙卯詔曰天佑民而  
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體元而居正所以臨于四方朕



遭時多艱顧德弗類武不足以戡定亂略德不以惠綏  
黎元兩宮遠狩則四海懷溫清之恩大國遠侵則萬民  
罹荼毒之苦念艱虞之若此豈眇躬之能勝蓋嘗貶抑  
之稱上厭皇天之禍惟國家之曆數未艾而祖宗之德  
澤在人露章辜籲者若出於一辭總師入覲者沓來於  
數路斷鰲而立四極既成開國之功取日而挾五龍始  
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於勦業救契者宜急于  
改為惟圖事揆計為長久之規而訓兵積粟嚴備禦之  
策庶擴隆于大業以循致于太平帝堯無黃屋之心豈  
菲躬之敢議漢高光馬上之治庶幾効之可成嘉與多  
方一新沛澤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大寶曰位既還宸  
極之尊王者求端于天斯浹仁恩之惠尚賴文武將相

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于治九日丙辰傳至白沙渡  
所過輒焚橋梁以遏王師詔遣王德助喬仲福追賊十  
日丁巳傳犯壽昌縣十一日戊午仲福追兵至壽昌傳  
虜居人黥以為軍仲福追至梅嶺與賊戰敗走烏石山  
十三日庚申仲福追賊榆次嶺大戰殺賊數百人傳引  
兵寇衢州攻城甚急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得攻  
遂引兵去十六日癸亥喬仲福王德之兵入衢州十八  
日乙丑江浙制置使周望言捕殺苗傳劉正彥之賞既  
重而其衆欲降者未有賞以來恐無以解疑詔賊衆已  
降順人與遷一等兵級遷二資者補進武校尉十九日  
丙寅傳犯常山縣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以韓世  
忠為江浙制置使將兵追賊二十一日戊辰傳犯玉山



縣二十四日辛丑傳犯沙溪鎮喬仲福王德取間道先入信州先是詔師古討江南賊趙不忙師古適至偶與仲福德會傳未至信二十里間聞兵在焉不進而還屯於衢信之間五月一日戊寅世忠將兵出杭州三日庚辰傳寇江州縣周望入衢州傳之行軍也常以王鈞甫赤心隊為先小鋒皆燕人也夜間中軍十里而屯至是王鈞甫叛傳乃去二十里焚河梁以斷其路率眾赤心降于望望使人受其降書書未成其裨將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馬柔吉與其子忠茂憲及馬良輔周祐以其眾降九日丙戌傳寇浦城縣十二日己丑世忠追至漁陽驛夜乃勒兵至浦城縣北十里與賊溪據險伏兵於路傳將兵居溪南正彥將兵居溪北傳

與正彥約為策應而使正彥居前世忠以統制官為彥輔將兵擊之賊伏兵發王師敗績前軍沒彥輔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親率兵力戰軍士皆介冑且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帶數箭者斬於是皆用命焉傳列神臂弩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傳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與正彥擁精兵二千人以遁世忠馳入城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誅之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擒戮于市請于上曰傳等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更詔即往討之上乃詔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遇有數小將戰死世忠徒步挺戈而前傳等望見謂曰此韓將軍也乃驚潰擒正彥及傳謝



送行在傳至建陽尋被擒皆伏誅于建康世忠初就道  
面奏曰臣誓生獲傳等為社稷刷恥因及殿前二虎賁  
獲俘來上卒如其言上自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詔授  
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自南渡以來平苗劉之亂扼  
兀术于江而大儀之勝武功世忠于諸將中獨優後釋  
其爵位議和自守以終天年 其早世因叙大略云

南渡錄大略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 三月初三

日金人北去 十一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

城 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

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割地事

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

議事 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 十七日帝駕

還宮 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 次早帝見太上

皇亦到營 初四日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纍至

軍中不止 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

人女服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 十七

日金國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十八日太上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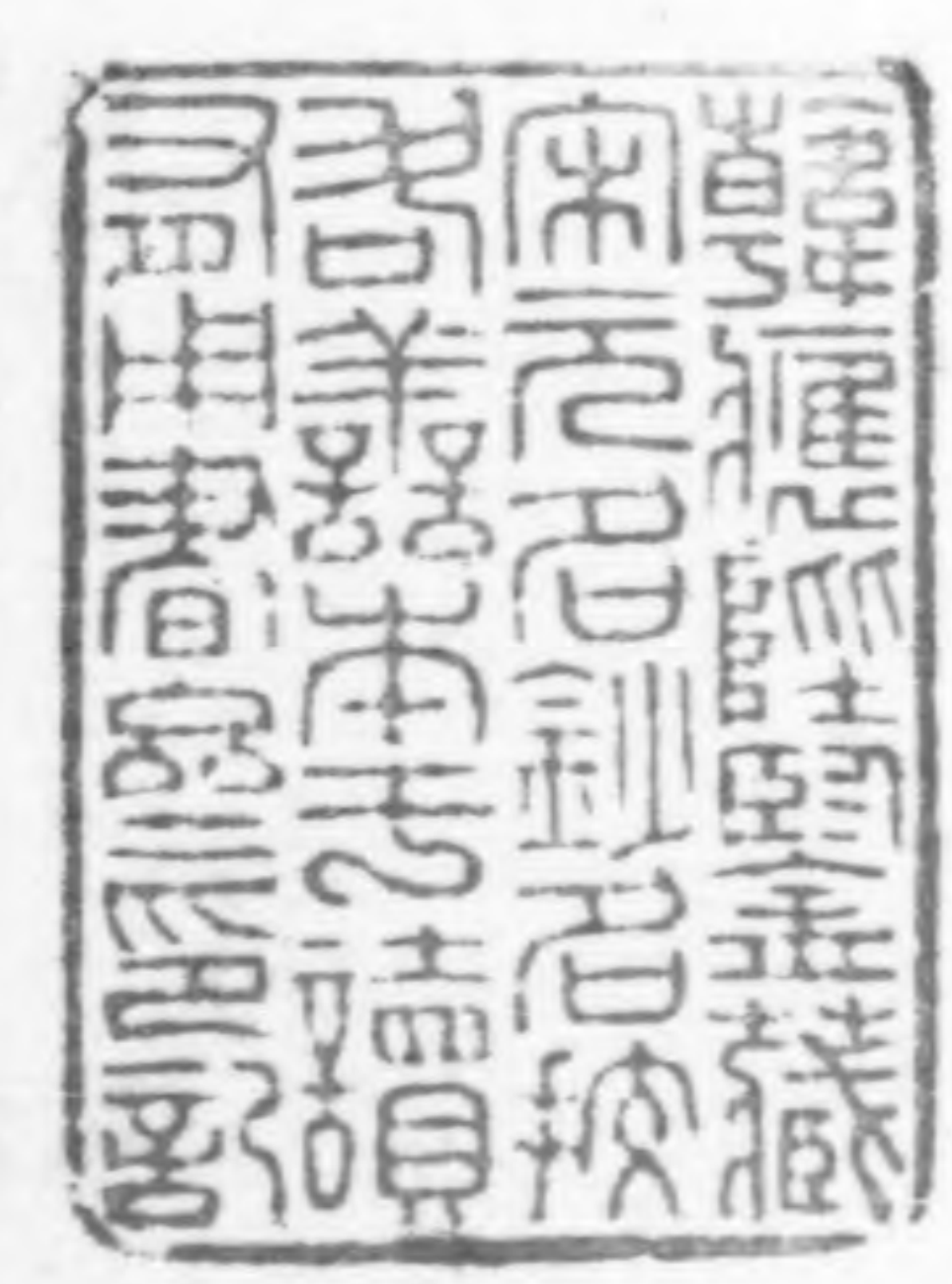
并二后乘馬北行 二十一日次黃河岸 二十二日  
入衛州 二十三日入懷州 二十四日至信安縣  
二十六日至徐州 二十七日到泉鎮 四月初一日  
過真定府 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 六月初  
二日朱后死 年二十六歲 十三日至安肅軍聽候  
六月末移居到雲夢  
紹興二年鄭后崩 年四十七歲 二帝移居  
五國城

紹興四年金主 完顏亶即位  
五年移居西均從州  
六年上皇死是年移少帝往源昌州  
八年戊 金人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州 十月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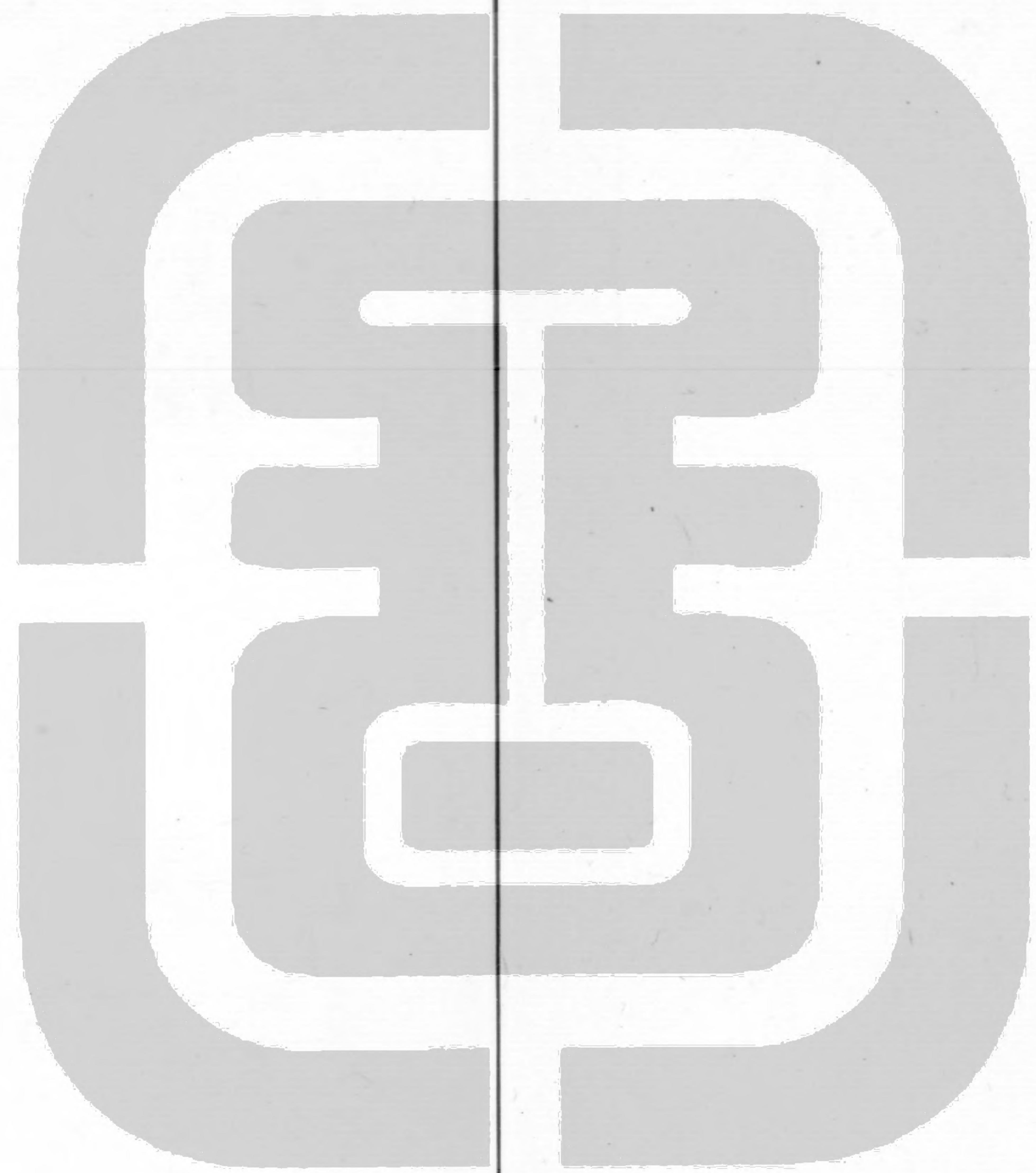
日少帝到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安普  
寺

紹興十三年賜帝居于燕京之安養寺 亮即位  
紹興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國主亶  
紹興十九年從少帝出居城東玉田觀  
紹興二十年從少帝入城囚於左院紹興二十二年春  
帝崩 年六十歲

南渡大略終









書